

吕萌：从芭蕾舞王子到艺术院团管理者

8月底,辽宁歌舞团举办了一场新闻发布会,曾经的芭蕾舞王子吕萌身着白色半袖衬衫、黑色长裤出席,衣着和往常演员的形象大有不同,但依然英气飒爽,这是他以辽宁歌舞团主持工作的副团长身份在新闻媒体前难得的公开亮相。

离开辽宁芭蕾舞团近一年时间,如何离开自己的舒适区,适应新的角色?如何在新的岗位上拿到演员身份时一样辉煌的成绩?近日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采访了吕萌。

►吕萌剧照。



人物简介：

吕萌,中国舞蹈家协会理事,辽宁省文联副主席,辽宁省舞蹈家协会主席,辽宁歌舞团(辽宁民族乐团)副团长(主持工作),国家一级演员。

中国芭蕾艺术的杰出代表,是中国芭蕾界的明星人物,享有极高的声誉,为中国芭蕾艺术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二泉映月》《末代皇帝》《胡桃夹子》《吉赛尔》《堂吉珂德》《仙女》等多台大型剧目中担任主要演员,业务工作成绩突出。在多种不同类型和风格的舞剧中,吕萌具备了一个国际水准芭蕾舞演员的高度适应性和全面把握作品的能力。2002年,在瓦尔纳国际芭蕾舞比赛中,评委会将2002年比赛的“特设大奖”颁发给吕萌。这是瓦尔纳比赛高于金奖的一个最高奖项,已经空缺32年无人获得,吕萌成为亚洲获此殊荣的第一人。2007年获第九届共青团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青年文化新人奖,第18届中国十大杰出青年;2008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2010年获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称号;2011年获第三届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

角色转变那一刹那 脑子空白

是和表演业务相关,而到辽宁歌舞团,还要肩负起行政工作。

接受了这个现实,他提醒自己要及时进入状态。

“辽宁歌舞团是一家有着红色基因的艺术院团,之前有一些变动,我的到来也是需要变化的阶段,也给我摸索和学习的时间。我承认有很多工作不是自己擅长的,有些行政业务是陌生的,但在某个方面来说,激起了我‘创业’

的激情。”

辽宁歌舞团是辽宁省级艺术院团中历史最为悠久、门类最为齐全的一个,传统的民族舞蹈、器乐、声乐、杂技俱全,这让辽宁歌舞团有更多“武器”使用,同时也有更多应用在新媒体上的内容。

“怎么在新媒体上宣传和打造辽宁歌舞团,我们已经有团队专门着手去设计,这是一个很大的舞台,今日头条、抖音、微信公众号都要用起来,艺术院团也要与时俱进,学习新东西。”吕萌显然已经进入管理者的角色。

初入行懵懂到拿下32年空缺大奖

自己的迷茫,把自己的心放到了芭蕾舞上,他开始了自己的蜕变。

起跳、腾空、旋转、弓脚,经年的练习和苦熬,让吕萌终于站到了最中间的位置。

但真正蜕变是2002年,练舞七年后的吕萌迎来了自己的人生高光时刻,从那一刻起,他成为一名真正有影响力的芭蕾舞演员,开始被人称为“芭蕾舞王子”。他在瓦尔纳拿到了32年未颁过的评委会特别大奖。

有芭蕾舞界奥林匹克之称的瓦尔纳国际芭蕾舞比赛历史悠久。以获奖最难(全世界级别最高的芭蕾舞比赛)、比赛周期最长(长达一个月)、比赛环境最恶劣(露天的舞台上没有地胶)著称。很多参赛者望而却

吕萌的角色转变他自己都没想到,但当年他对自己能够成为一名芭蕾舞演员也是完全没有预期。

吕萌出身体育世家,小时候还是父亲的好友把他拉进了黑龙江歌舞团舞蹈培训班,整个班里60多名学生,就他一个男孩。

没想到两个月后,他以班里唯一一个男孩的优势进入辽宁芭蕾舞团受训,这时候他对芭蕾舞,也是仅限于“天鹅湖”。此时是1995年。

早八晚五,压腿压胯,对芭蕾舞学员们这是一个避不开的历程,痛苦且枯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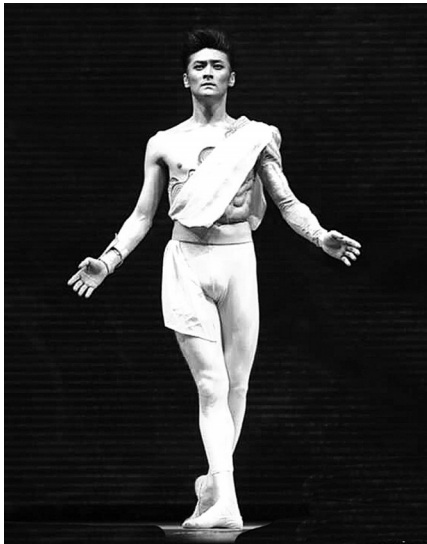
一位优秀的男芭蕾舞演员告诉本报记者,练功房里的把杆也是分等级的,好的学生会离老师和中间近一些,落后生则在边缘。

吕萌说,那时他就在边缘。然而在母亲的劝说下,吕萌终于放弃了

尽管有伤病,有折磨,但吕萌自认过了那道认知关后,没有遇到过什么挫折。“我最痛苦的一段时间是因为艺术上的探索追求,这很折磨心灵,要反复排练,反复琢磨怎么把人物塑造得更精准,就如《花木兰》演出那么多场后,我仍然在思考如何更精准。我的老师曾经跟我说,大赛之前我们要经历接近一年时间的魔鬼式训练,比赛是一时成败,拿奖都是一瞬间的事。反倒是比赛之前那漫长的魔鬼式训练,思考如何把舞蹈诠释到更好的过程是最重要的,这也是一个演员难得的积累。”

吕萌的年纪在芭蕾舞演员中已经算是“大龄”,他遇到过很多非常优秀的演员,而他之前能一直活跃在舞台上,受益于好老师和好平台。

“我有了一些成绩后,也有很多人劝我出去长长见识,要走出去,也有高薪的机会。但我感觉辽宁这块土地更适合我,给我平台和



希望培养和推出更多优秀的演员

很久前吕萌接受采访时有一个美好的愿望,希望自己永远都不离开芭蕾舞。然而在他刚刚迈入35岁时,他不得不离开自己笑称的“生产厂家”辽宁芭蕾舞团,到了新起点辽宁歌舞团。

其实吕萌还是有机会跳芭蕾,他每天还是会抽出时间训练。对他来说,当下最重要的任务是留住辽宁歌舞团的优秀人才,推出更多的优秀演员和作品。

“前段时间我们刚刚联排完9月19日的一场晚会,面对这样一支演员队伍我们是发自内心的喜悦和喜爱,他们的优秀让我们认识到,辽宁歌舞团的优秀人才不能再流失了,这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

如何进行制度建设、人才梯队建设,优化歌舞团的造血机能,他也借鉴了很多老东家辽芭的经验,包括建设好辽宁歌舞团的附属学校。

吕萌说:“我很庆幸自己来到辽宁歌舞团看到的是一个成建制的团体,灵活度很高,可以做大型晚会,小型歌舞晚会,可以提供多种多样的文化产品,我们更是要把优秀的文艺作品通过惠民演出送到百姓身边,让大家了解辽宁歌舞团,在市场上得到回馈。”

他透露说,目前辽宁歌舞团已经接到了几个国际订单,可以把中国传统文化带到国外去,让更有时代性的中国传统文化融入到国际市场上去。

本版稿件均由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刘臣君采访;图片由采访对象提供

从芭蕾舞中国化到输出民族歌舞

给我空间施展,我始终怀有感恩的心。”

2012年,吕萌成为辽宁芭蕾舞团的副团长,他开始思考自己不仅仅作为首席演员在舞台上的引领,而是要带动和推动更多人才,提供舞台和平台施展。

他也参与了辽宁芭蕾舞团最重要的工程之一:芭蕾舞中国化,即用芭蕾舞讲述中国故事。

《二泉映月》《八女投江》《梁山伯与祝英台》和正在北美巡演的《花木兰》都能看出辽宁芭蕾舞团在芭蕾舞中国化方面的努力。吕萌作为业务副团长,也在这条路上进行过艰苦的探索。

用他的话说,从辽芭到了辽宁歌舞团,更接地气了,节目的打造也是深植于民族文化和民族传统之中。

他到任辽宁歌舞团后,歌舞团推出了惠民演出季——2019年辽宁省新春民族音乐会、大型原创舞蹈诗《月颂》以及儿童杂技剧《绿野仙踪》三台文化演出,得到了辽沈地区观众的热烈好评。

吕萌解释说,辽宁歌舞团的基因就决定它的公益属性,要把更多艺术作品呈现给老百姓,包括更加直接的高雅艺术进校园、进社区、下基层,让更多老百姓了解辽宁歌舞团。

另一个挑战是要让辽宁歌舞团直面市场,创作出老百姓喜闻乐见、大众需要的文化产品。在他的学习过程中,如何打造、宣传、运营一个文化产品是当务之急。

中秋前推出的原创大型舞蹈诗《月颂》便是这样一款产品,依托中国古诗词,以中国古典舞的形式讲述家国情怀。

“今年的日程已经排得满满,明年的大型节目策划也在路上,希望我们的团队能够完成得更好。”